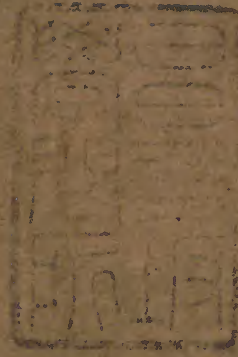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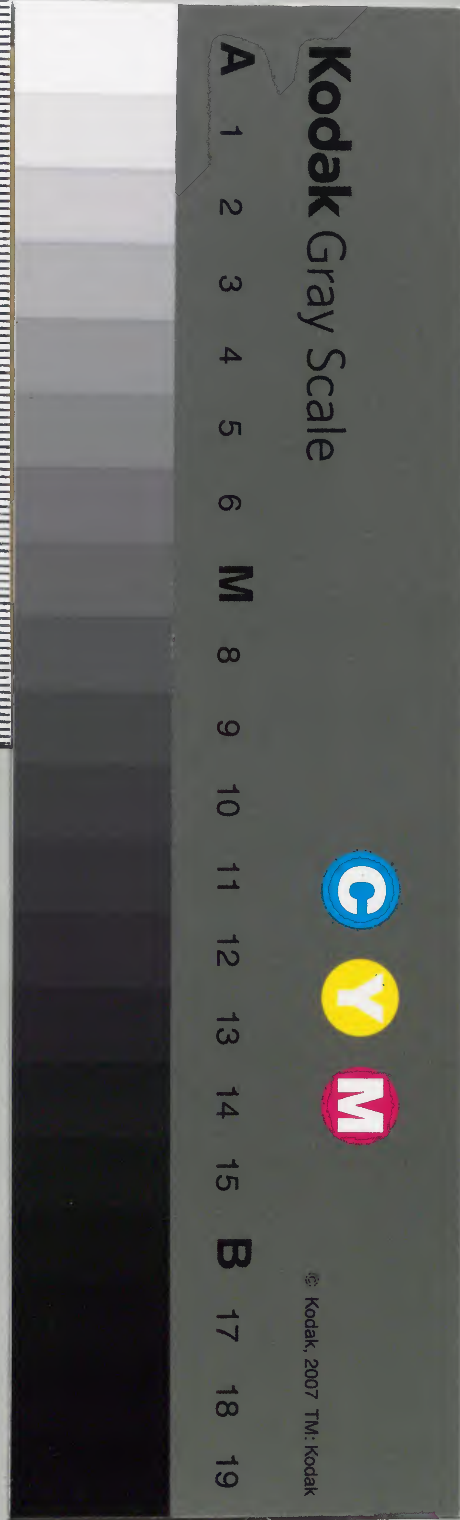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五六周



漢	書	門
五	〇	三
四	〇	六
一	四	〇
冊	架	函
類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五	〇
書	三	〇	七
類	號	一	四
類	號	〇	三
類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3
冊數	140 ( 4 )
函號	283 7





資治通鑑卷第五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璽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sub>臣</sub>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周紀五 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始巳丑終乙巳也

報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左徒楚官

名史記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補闕之類質音致按去年秦欲與韓魏伐楚黃歇上書止之歸而報楚楚遂使歇侍太子為質於秦為楚王疾病歇使太子亡歸楚張本歇許竭翻 秦置南陽



郡凡山南水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脩武以在太行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秦魏楚共伐燕燕因肩翻燕惠王薨子武成

王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括地志平邑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

北四十里藺力刃翻樂音洛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

田部吏部收田之租稅者

也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

者九人治直之翻平原君之家臣用事而不肯出租稅者也平原君怒將殺之

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

削灋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削侵也

劣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

皆可致富

趙奢

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

天下邪。邪音耶戚親也言平原君於趙則王族親戚之貴者也平原君以為賢

能也。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

庫實。觀此則趙奢豈特善兵哉可使治國也治直之翻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注上黨沾縣

有梁榆城即閼與故城盧謀征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平史記正義曰閼與在潞州銅鞮縣

西北二十里又儀州和順縣亦有閼與城儀潞相近二所未詳又閼與山在潞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

奢拒秦軍於閼與即山北也河東圖遼州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伐閼與趙奢救之是此遼州即

唐之儀州閼阿葛翻又於達翻康音曷又音媽與音預又音余史記正義曰閼於連翻漢書音義涅乃結

翻聚材喻翻沾他兼翻謹時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

士翻鞮丁兮翻潞魯故翻

不唯不殺

且言之王

更高一着



之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頗普河翻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阨難

救同隘也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阨譬猶兩鼠鬪

於穴中將勇者勝言將是勇者勝也將平聲或曰帥勇者則勝將去聲王乃令

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今盧經翻邯鄲音寒丹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令力正翻趙奢此令非以禁約所部以愚秦軍也

秦師軍武安西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宋白曰洛州治武安縣地隋又置武安縣亦屬磁州磁州治滏陽縣漢

秦軍勒兵武安西即此地劉昫曰磁州治滏陽縣漢武安縣地

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

救武安趙奢立斬之此軍之中候也漢北軍中候之官本此或曰軍中之候軍吏也

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復扶又翻又音如字壘力水翻秦間

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聞古莫翻此孫子所謂反間也

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閒卷甲而趨卷讀凡捲舒之一日一夜而至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

奢進之姓譜許姓本自姜姓炎帝之後大嶽之胤其後以國為氏許歷曰秦人不

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陳讀日陣

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

邯鄲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須後令謂胥為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

故更待後令也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

歷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歷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

歷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歷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

歷復諫也余謂胥語絕許歷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

許歷







鄭安平

王稽

王稽為之於王亦是有人心不安平稽有罪而雖去信平立朝不可有私人

通鑑卷五

周紀五

四

復扶又翻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姓名曰張

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王殿

為謁者臺率其丁有給事謁者有權范雎夜見王稽

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

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音羊古字多作陽詐也如淳曰周宣王姜后

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王來而宦

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

穰侯耳謬靡幼翻誤也穰人羊翻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蹠而

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幼翻

穰人羊翻屏卑郢翻又卑正翻後凡屏退之屏皆同音蹠忌已翻蹠也唯干癸翻蓋應聲也凡唯諾之唯

音皆同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卒子恤翻終范雎

曰非敢然也唯音雖然猶言如是也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

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昌呂翻願效

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

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

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

死此臣之所大願也少始紹翻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

裹足莫肯鄉秦耳謂天下之士懲雎之死王跽曰先

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

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謂溷漬之也漢陸賈曰姓父溷公即此義音尹困翻毛

通鑑卷五周紀五報



通鑑卷五

周紀五

五

見曰溷濁也

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

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

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

兔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病足之兔韓盧搏兔無不獲者况蹇兔乎治直之翻而閉關

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

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穰人羊翻王跽曰寡人願聞

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

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

計也夫音扶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謂殺唐昧也見

讀曰閔將再辟地千里碎讀曰闢而齊尺寸之地無

泰上首功  
故言伐齊  
剛壽之誤  
非先外事  
也

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

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

依翻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

之處夫音扶康曰處敝呂翻余謂處而天下之樞也

以門戶為喻門戶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

以威楚趙用霸者請用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彊

未易柔服故先親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

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范雎

事則二三晉受兵禍而穰  
侯兄弟皆為秦所逐矣

通鑑卷五

五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闕與不拔更王衡翻擗傷意謂即止

卷客卿之胡陽闕於葛翻又於連翻與音預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

班志懷縣屬河內郡括地志曰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雎息隨翻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質音致卒子恤翻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

王曰雎息隨翻開古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

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

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夫音扶使疏吏翻華戶化翻斷

丁亂翻凡斷決之斷皆同音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

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

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操七刀翻謂剖符而出使也

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陶穰侯封邑

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

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左傳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辛伯曰大都耦國亂之本也申無宇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

游衛蒲戚實出獻公齊渠丘實殺無知而陳蔡不羹亦殺楚靈王此皆大都危國也傳直戀翻祭則介翻

陸德明櫟音立尊其臣者卑其主如下事淖齒管齊

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管掌也擢拔也宿昔一夕



之間也。淖齒弑齊湣王事見上卷。三十一年淖齒教翻射而亦翻。

李策管趙囚主父

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

今臣觀四貴之用事

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

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如賢疾能御下蔽上

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夫音今

自有秩以上至請大吏。漢承秦制鄉置有秩漢官曰

之入風俗通曰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下

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

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相息亮翻朝

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范雎不終

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

應於陵翻國名周武王之子封於應

其地在唐安州界

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

見之間步投間隙徒步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字叔恙憂也病也又啜蟲善食人心者也古人相問

率曰無恙朱熹曰古者草居多被啜蟲之毒故相問

曰無恙乎志餘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

亮翻啜時制翻步刀翻長襦也記玉藻云纁為繡繡為袍孔

穎達曰純著新綿者為繡雜用舊絮者為袍遂為須

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

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

相息亮翻為于偽翻雎更姓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

謝罪膝行屈膝就地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

范雎醜態

通鑑卷五

周紀三



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入之意耳乃大供具請

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於前而馬食之莖

斬之藁雜豆以飼馬莖豆兩物也莖寸田翻食祥吏翻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

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

沈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還從

趙以好士聞於諸侯故魏齊奔歸之而就匿焉又音如字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貴盛於

趙惠文王蒙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相亮翻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薨呼肱翻穰人羊翻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事見三卷十年

也薦白起為將元上卷二十三南取鄢郢東屬地

於齊言拓地東建於齊也事並見上卷使天下諸

侯稽首而事秦稽音啓秦益疆大者穰侯之功也雖

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賈音古言其致禍如商賈之賈物也凡商賈之賈皆

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

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而奪之耳唯息隨翻為于

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為安國君立子異人為嗣張本嗣祥吏翻秦

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

必以長安君為質索隱曰趙亦有長安今其地闕孔衍曰長安君惠文王之少子也史

通鑑卷五 周紀五

秦孝文王

通鑑卷五 周紀五

通鑑卷五 周紀五

通鑑卷五 周紀五

通鑑卷五 周紀五



記正義曰長安君以長安善故名也質音致索山容翻少詩照翻

太后不可齊師不

出大臣彊諫

彊諫猶力諫也

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

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復扶又翻唾吐臥翻口液也明謂左右者顯言之也左

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胥待也言盛氣以待其入

也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

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

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母衰乎曰恃粥耳太后

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

春秋時宋國之官有

左右師上卿也趙以觸龍為左師蓋冗散之官以

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

黑衣衛士之服也觸龍先為其少子言以發太后之問也昧死言忘其死也少

詩照翻又音小味莫佩翻

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

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幾居豈翻謙言死必填溝壑願及未死而託少子也

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

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

君

媼烏浩翻婦之老者之稱趙太后之

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燕因肩翻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

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

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

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



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

奉讀曰俸。凡奉祿之奉皆同音。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

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

於國。令力丁。翻使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於齊。為于偽翻。乘繩。證翻。質音致。齊師乃出。秦師退。齊安平

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人。史記正義曰燕無中陽。

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縣北。又伐四十一里是時而屬燕將即亮翻燕因肩翻。

韓取注人。括地志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齊襄王薨。子建立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少詩照翻。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秦封

白起為武安君。韓之南陽即河內野王之地。班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志在懷州河內縣北四十五里。行戶。

楚頃襄王疾病。疾至於甚曰病。黃歇言於應侯曰

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

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

歸則咸陽布衣耳。四十二年黃歇與楚太子為質於秦。應於陵。翻相息亮翻。乘繩證翻。

歇許。竭翻。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更工。衡翻。是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





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  
 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令力下翻而陽  
 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謂死也卒終太子不  
 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  
 秦與使者俱出逃去為亡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  
 變服為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  
 病度太子已遠歇許蜀翻守舍者守楚太子所乃自  
 言於土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  
 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  
 不如無罪而歸之言無以罪加歇而歸之於楚以親

侍應侯

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

頃音傾秋即是年秋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

春申君史記歇初封春申君賜淮北十四縣後徙封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今蘇州是也相

息亮五十二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司馬彪志南郡州陵縣註云楚考烈王納

州于秦即其地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武安君上

記正義曰從太行西北澤潞等州皆上黨郡地上黨

守馮亭姓譜單公高之子食采於馮城因以與其民

謀曰鄭道已絕韓都新鄭自上黨趨鄭由野王秦兵

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

度河今秦拔野王故鄭道絕

通鑑卷五



趙被秦兵必親韓應於證翻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

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謂上

黨於秦使疏吏翻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為秦為于偽翻

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也願再拜獻之大

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甚

者言甚以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

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

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毛晃曰推惡與人

雷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强大不能得之於弱小

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

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

往受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趙不受上黨而秦得之

亦必據上黨而攻趙故趙之禍不在於受上

黨而在於用趙括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為華陽君守式以

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

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使疏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長知丈翻齕

勿翻康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司馬彪志上

胡骨翻長平亭括地志長平故城在上黨縣西四十一里杜

佑曰白起阮趙卒於長平有頭顱山築臺於壘中因

山為臺宋白曰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之北高平

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頗音何翻法工玄

翻願音盧壘魯水翻以按據上黨民毛晃曰按於盱翻抑也止

通鑑卷五 周紀五 報王 三

平陽君豹



按字當以押止為義據依據也引援也拒守也言廉頗依據上黨地險引援上黨之民而拒守也康曰按音過此義亦通但按字無過音

一裨將四尉裨將軍之副將也尉軍中諸部趙王與

樓昌虞卿謀風俗通曰凡氏之與九事氏於號者唐虞夏殷是也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

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氏於字者伯仲叔季是也氏於謚者戴武宣穆是也樓昌請發重

使為媾媾音構初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

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

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從子容翻媾乃可成也

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

朱矣虞卿時為趙之相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

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

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夫音扶應於陵翻天下見王之媾於秦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既

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史言趙之喪師感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

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

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數所角翻屢也敗補邁翻應侯又

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

之子趙括為將耳問古竟翻將即亮翻廉頗易與且降矣易弋

降戶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

若膠柱鼓瑟耳鼓瑟者絃有緩急調絃之緩急在柱之運轉若膠其柱則絃不可得而調

趙王



緩者一於緩急者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兵以正合以奇變傳直戀翻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灋以天

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少詩照翻

辯折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

言之易以鼓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將即亮破

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

曰何以上時掌翻言以何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

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奉讀所友者以百數王

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

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

者將即亮翻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

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廢置也置之言母因曰

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稱尺證翻不稱言不勝任

此則知古者敗軍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

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齧為禪將令軍中有敢

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齧恨勿翻易

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佯音羊張二

奇兵以劫之劫勢脅也說文人欲趙括乘勝追造秦

壁造七到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

翻詰也

趙括母

此母托詞

古人命將不令敵知



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騎奇趙軍分而為二糧道

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

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

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如往也上時掌翻齊

人楚人救趙趙人之食請粟于齊王弗許周子曰夫

趙之於齊楚扞蔽也夫音扶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

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

甕沃焦釜然奉讀曰捧言惟恐不及也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

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

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

周子

相殺食急來攻壘史言急來攻壘趙括為計如此耳

死其勢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言括欲分其

攻秦壘自一隊至四隊至卒為四隊更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

射殺之射而亦翻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降戶武安

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

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

二百四十人歸趙樂為上音洛下子偽翻又音如字

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

將以乘蹙取邯鄲也為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

行耳譎古穴翻邯鄲音寒丹應於陵翻沮在呂翻卒

子恤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此言秦兵

其矣將將之難將在死而君不御之難



通鑑卷五十五 周紀五  
至犬破趙括前後所斬首虜之數耳。兵非大敗四十萬人安肯束身而死邪。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攻趙武安皮

牢拔之史記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余謂秦兵已至上黨不應復回攻絳州之

皮牢宋白曰蒲州龍門縣秦為皮氏縣今縣西一里八十步古皮氏城是也恐不可以皮氏為皮牢司

馬梗北定太原太原即漢太原郡盡有上黨地韓魏

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說式芮

音寒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秦之稱王自王其國耳今破趙

丹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

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四十九年通鑑

書秦拔魏邢丘豈其時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

樂為秦民之日久矣樂音洛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

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

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

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

雍趙六城以和應於時翻司馬彪志河南卷縣有垣

是也史記正義曰垣雍城在今鄭正月皆罷兵觀此

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雍於用翻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約事約結和之

本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約事約結和之

廣曰一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

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

代說甚支  
離為厚幣  
昏昏耳然  
史傳曰賄  
曰幣無實  
助皆不可  
信

通鑑卷五十五 周紀五 三



以倦而歸也。遺失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

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

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言無救於講和之失計也。趙王計未

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

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難乃旦翻，說讀曰悅。何也？曰：吾

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

緩謂趙與秦和，則天下疑趙有秦之援，將不敢乘弱而圖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

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

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復扶又翻。

又因如字，卿謂趙與秦和，則天下愈疑而不肯親趙也。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

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

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索山

客翻齊自宜，滯以來親楚而讐秦，孟嘗君嘗率諸侯伐秦至函谷，滯讀曰閔。其聽王不待

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

有能為也。言趙失地於賂齊而能攻秦，取其地以償所失。王以此發聲，兵未

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

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居候翻，說文媾，重婚也。引易匪寇婚媾，夫已婚而夫妻反目而不和，既而復和者為媾。此言秦趙為寇讐，是而交兵至今而復和，故以媾為言也。重直龍翻。

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秦魯韓魏使事秦，趙結韓

魏使親趙，是與秦易道，易音如字。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

易道，易音如字。

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



松紙

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樓緩

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

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斌悲何謂

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吾承敵而擊之

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

將良將謂白起也屬何敵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

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

趙必復他求復扶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於時猶言

先人有言鷩雀處屋處昌子母相哺响响焉相樂也

哺音步响或作姁音况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突徒

竈窻謂之突陸德明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

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

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

上子止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

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使疏吏翻子順曰若王能

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為子偽翻雖蔬食飲水

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

魏王奚少於一夫食祥吏翻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

之如也魏王郊迎以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

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任

子順進禮  
退義稱其  
家風

通鑑卷五十一 周紀五 魏王 魏王郊迎以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



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喪息浪翻文咨以告子順文姓

也越有大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夫文種

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

相鄭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密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褚丁呂翻褚所以貯藏衣物左傳鄭賈人欲脫

智瑩將寘諸褚中而出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

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

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麇裘而芾投之

無戾芾而麇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

曰表文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表衣惠我無私麇鹿子也以其

皮為表記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

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戾罪也郵與尤同過也

章甫殷冠孔子曰丘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夫

羔裘以居狐裘以朝麇裘而芾謂芾與麇裘相稱也

刺孔子表衣而章甫言孔子相魯能行古之道也麇

莫芳翻康綿披切芾分勿翻協韻方益翻戾郎計翻

康曰力結切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喟去貴翻喟然

發嘆之聲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當丁浪翻

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

尸利言仕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為也退而以病致仕

致仕言致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

其仕事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



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

新垣姓也陳留風俗傳周畢公之後居於梁為新垣

氏梁有新垣衍漢

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

治直翻今子

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

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

可為則良醫束手故無良醫

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

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

伊摯即伊尹尹五

就桀五就湯摯音至

呂望在商

史記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

西伯

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

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

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

燕曰

以此觀之不出二

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三十八年

秦

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

為于偽翻應於陵翻

聞魏齊在平原君

所

四十九年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乃為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

之

誘音西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第於關

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

使疏史翻相息量翻

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

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

卒子恤翻

秦乃歸平原君九

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

復扶又翻

武安君病不任行

任如林翻不任謂不堪也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

邯鄲音寒丹少利謂兵頗失利也少

執仇他國武安還哉

不行亦死



始紹翻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校戶教翻校猶部隊也

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

為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為隊隊五十人有頭二

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為曲曲二百人立候二曲

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為校校八百人立尉二

校為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副將軍武安君病愈王欲

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易以且諸侯之

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

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橫度曰絕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

矣王自命不行秦王親命之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

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齧代王陵應於陵翻趙王

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

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

薦於平原君姓譜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夫音扶毛晃曰錐

袋也有底曰囊處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

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

生不能先生留以毛遂為不能毛遂曰臣乃今日請

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

見而已處昌呂翻見賢遍翻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

人相與目笑之索隱曰謂目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

通鑑卷五 周紀五 魏王



事如是

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兩言謂利與害也從

子容翻上時掌翻

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

胡不下也胡何也

吾乃與而君言

而猶汝也

汝何為者也毛遂

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

王于况翻

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

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

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

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

戰而燒夷陵

事見上卷三十七年史記正義曰鄢鄉故城在襄州率道縣西南九里安郢城

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里鄢於憶翻郢以井翻

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謂吳夷楚之陵

也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

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惡鳥

路翻為于偽翻唯于癸翻

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

從如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

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索山客翻猥居牙翻

毛遂奉銅盤而

索隱曰歃血若周禮則用珠盤奉讀

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

禮則用珠盤奉讀



曰捧歎色洽翻又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所甲翻從于容翻

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歎

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說文錄

之貌音祿索隱曰音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

勝不敢相天下士矣相息亮翻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

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

萬救趙晉以國為氏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

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

人止晉鄙留兵壁鄴班志鄴縣屬魏郡名為救趙實挾兩端

兩端名為救趙實貳於秦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入由間道而入也

間古莧翻邯鄲音寒丹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

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

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為上故曰上首功上

尚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斬一人首則賜爵一級故謂秦為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

而為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為之民

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

王新垣衍快然不悅快於兩翻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

梁王惡音鳥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

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

惡醢九侯醢呼改翻肉醬也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

通鑑卷五



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

死司馬彪志河內郡蕩陰縣有牖里城紂囚文王於此史記正義曰其地在蕩陰縣北九里喟于貴翻

牖音酉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

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乘繩證翻卒子恤翻且秦無已而帝

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

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

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

之宮處昌呂翻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

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

緩言之秦實不用此

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復扶又翻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謝

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開之為却軍五十里按仲連所言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慙作而去

則有之秦將何預而退軍五十里乎此亦游談者之誇大也不取垣于元翻作才各翻將即亮翻為于偽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初魏公子無忌仁而

下士下遐稼翻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洪氏隸釋有漢

金鄉守長侯君之碑云其先出自幽岐周文王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胤胤宣多以功佐國審如是則侯姓出於侯宣多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

監者大梁魏都夷門蓋大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禮之

也騎奇奇翻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直上時掌

通鑑卷五

侯嬴



翻上坐之坐才卧翻

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

在市屠中願在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

其客朱亥

姓譜朱本高陽周封其後於邾驪睨故久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朱

立與其客語

睨睨不正視也睨微察公子公子色愈正詰翻睨研計翻

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

賓客賓客皆驚

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徧與徧同及秦圍趙趙

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

相屬於魏

屬之欲翻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

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日暮降秦

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邯鄲

趙公子自

音寒丹降戶江翻邪音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令救趙數

角翻今力丁翻

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

賓客

說式芮翻屬之欲翻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

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乘繩

從才用翻

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以侯生既不從行又復

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復扶又翻

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無佗端言無佗可策以發

也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羸

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上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

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

屏必郢翻史記曰如姬之父為人所

如姬魏公子自為地

雙詞



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進如姬如姬屏卑郢翻為于偽翻下同如姬欲為公子死無

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漢有銅虎符

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伯讀公

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

所不受孫武子之言將即亮翻令力定翻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

復請之則事危矣復扶又翻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

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椎殺晉鄙椎直追翻齊人謂之終葵鐵椎以鐵為之椎殺擊殺也與槌同公子

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

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養羊尚翻後

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

救戰數不利齧恨勿翻邯音寒丹數所角翻武安君聞之曰王不

聽吾計今何如矣白起以為邯邯未易攻而王聞之

怒彊起武安君彊其兩翻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如淳曰

失官爵稱士伍師古曰謂奪其爵令為士伍言使從士卒之伍也班志陰密縣屬安定郡古密國詩所謂

密人不恭者也括地志陰密故城十二月益發卒軍

汾城旁汾城即漢河東臨汾縣城也去邯鄲尚遠秦

蓋屯兵于此為王齧聲援括地志臨汾故城

通鑑卷五

計不去應



在絳州正平縣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齧數却

齒恨勿翻數所角翻使者日至使疏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

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水經注

渠逕安陵南渠側有杜郵亭又逕渭城北秦咸陽漢

之渭城也史記正義曰今咸陽縣城本秦時杜郵也

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郵音尤雍于用翻王與應侯羣臣謀曰白起之遷

意尚怏怏有餘言快于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

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

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

將二萬人降趙邯鄲音寒邯應侯由是得罪鄭安平

以見王稽因此入秦為相故雖保任安平而用之今

安平降趙故雖由此得罪秦法保任其人而不稱者

與同罪應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

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將即亮翻還從趙王與平原

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

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記曲禮主人

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上時掌翻自言舉過舉古罪字秦始皇以

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

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師古

言湯沐之具也鄙呼各翻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曰信陵君邑于今宋州寧陵縣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

公隱於賣漿家處曰呂翻姓諸薛本自黃帝任姓之

後裔孫奚仲居薛歷夏殷周六十四

毛公  
薛公

大將如何  
作事稱疾  
不得已也  
賜劍不道  
乎雖乃傾  
危士哉  
鄭安平不  
終

通鑑卷五 周紀九 三



代為諸侯後因氏焉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游

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

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間古莧翻背蒲

豪者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

也平原君乃以為羞平為裝欲去為裝者為平原君

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其折新垣使者三

返終不肯受使疏又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為人

乃偽翻難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賈音古遂辭平原

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復扶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

是个人

以無取為

天下七有

取為商賈

人蓋食湯沐邑于華陽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

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夏戶雅翻質音異人以

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張晏曰孺子曰孽

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師古曰孽庶子也唐韻曰猶

木之有孽生也異人于秦太子為庶子于秦王為庶

孽孫孽魚列翻索隱曰進者財也宜依小居處困不

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

吾能大子之門說式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

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

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



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侯有秦國之業

華戶化翻下同

子侯蓋秦太子之子愛而居長者康曰侯胡啓切士余謂侯字即左傳高侯之侯陸德明曰侯音兮

倉又輔之

姓譜士姓晉士爲之後

子居不甚見幸久質諸侯

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

質音致嗣

異人曰然則

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

適讀曰嫡下爲適同

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

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

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

譽子異人之賢

譽音余

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

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

其姊說夫人曰

說式芮翻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

夫音

扶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

賢孝者舉以爲適

適讀曰嫡

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

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

中讀曰仲

不得爲適夫

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

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間言

於太子曰

間古菟翻

子異人絕賢

毛晃曰絕奇冠也相去遼遠也

來往者

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

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



厚餽遺異人

嗣祥吏翻遺于季翻

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名譽

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

娶字當從史記

作取邯鄲音寒丹

知其有娠

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

史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震動之震不作娠

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

而生子政

佯音羊期讀曰暮蓋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是為始皇為呂不韋以此賈禍張本

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閩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

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

予讀曰與

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

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

楚服為楚人之服或曰楚楚盛服也

夫人曰吾

楚人也當自予之因更其名曰楚

更工衡翻

五十九年秦將軍嫪伐韓

嫪少記正義紀虬翻康曰居由切

取陽城

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

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今無

得通陽城

從子容翻將即亮翻令力丁翻

秦王使將軍嫪攻西周赧

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

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皇甫謐曰周凡二十七年王八百六十七年

秦不殺周王是所以有天下處



資治通鑑卷第六

資治通鑑卷第六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注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秦紀一 一起柔兆敦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始

也在雍州鳥鼠山之東北秦之先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秦谷非子曾孫秦仲周宣王命為大夫仲之孫襄公討西戎救周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列為諸侯

春秋時稱秦伯

昭襄王 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為主通鑑以秦卒併天下因以昭襄



王繫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以沈約謚法言之則昭襄復謚也卒子恤翻謚神至翻辟讀曰關

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河東本魏地秦取之

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秦法論死于市謂之弃市應侯曰

以不懌王稽薦范唯唯於秦王唯既相秦稽亦進用今以罪死故唯唯以不懌懌悅也

應於陵翻或曰范唯唯之初進用於秦至於為相昭襄王誠悅之也鄭安平既降趙王稽又得罪唯唯為相昭襄王臨朝接之曰王臨朝而歎朝直翻應侯請其故

以不悅懌羊益翻王曰今武安君歿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

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將即亮翻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

蔡澤聞之燕於賢翻蔡姓也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

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

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倨居御翻傲也應

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相息亮翻請聞其說

蔡澤曰吁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孔穎達曰吁者心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也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謂春生夏長秋就實冬閉

藏各成其功而相代謝也夫音扶下同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

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商君事見二卷周顯王三

王二十一年大夫種相越王句踐以雪會稽之耻功成不退為句踐所殺種温公音章勇翻與讀曰歎句

音鈞踐慈淺翻種章勇翻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

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歿無所恨蔡澤曰

蔡澤不來相位去矣

范唯飾辭澤是唯尋

出來自代以免身後誅



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應於陵翻謬靡身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

下也僂與戮同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闕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

孰與闕天周公哉闕天周文王武王之賢臣闕音宏天於驕翻又於表翻應侯

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

孝公楚王越王倍與背同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

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遇患恐

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五

早出為羸晚出為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

怨已讐而德已報怨已讐謂殺魏齊德已報意欲至

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為千偽翻應侯遂延以為上客

因薦於王王召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

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相息亮翻

楚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姓諱荀本姓郇後去邑為荀又晉荀林父

公族隰叔之後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荀卿者趙人

名況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

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

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後先皆去聲荀卿曰不

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

立朝報怨不可報德亦不可此語范雖罪根

荀卿



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

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詣中竹仲翻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

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

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

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楊倞曰感忽

謂遠視不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

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

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

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露袒如人之支體上下

袒者君臣上下之間潛然有離德者也滑音骨故以

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

指撓沸撓奴巧翻又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

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

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

也覆敷救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

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

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康曰將音將帥之將余據故仁人之

兵聚則成卒百人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莫

莫之寶劍也說文莫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



當之者潰兌劉向新序作銳楊倛曰兌猶聚也讀與隊同倛音諒圍居而方止

則若盤石然觸之者為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

誰與至哉扶夫音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

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

黥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

好者哉字書仇讐皆匹也說文仇讐也讐猶應也左傳怨耦曰仇記曰父之讐不與其戴天蓋謂仇之初匹也至于耦而成怨則為仇讐校也兩本相對覆校是非也殺父之人一旦相對覆校是非則不共戴天矣仇讐之義至此為甚後世率以為言好呼到翻為于偽翻惡鳥路翻是猶使人之

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

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

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敢過此之謂也商頌之辭武王湯也發依商頌讀為旆古者軍將戰則建旆孝

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

楊倛曰設謂制置道謂論說教令也行謂動用也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

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

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治直上足印

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音魚向翻楊倛

曰下託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

齊人隆技擊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閑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倛

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隆重也技渠綺翻其技也得一首者

通鑑卷六

昭襄王



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揚倅曰八兩曰錙。本賞謂有

得一首則官賜以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是事

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錙莊持翻。

小敵毳則偷可用也。音此芮翻。事大敵堅則渙焉離

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

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借也。借也。市傭謂

市人之受。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楊倅曰選擇武勇

取之謂取長短材。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三身一鞞禪

力之中度者也。操十二石之弩。沈括曰鈞石之石五權之

于既翻屬。一斛為一石。自漢時已如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

是也。挽彊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秬米一

斛之重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為法。乃漢秤三

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

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

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鈞。比顏高之弓當五人。有餘。此

皆近世教習所致。武備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按括之

論詳矣。然用之則誤國喪師。不知合變。是趙括之談

兵也。操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謂置戈于身之上。即

七刀翻。冠胄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中試言程試而中度者復其戶不徭役

也。利其田宅給以田宅便利之處。胄今

之兜鍪。冠古玩翻。羸怡成翻。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

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改造謂更選擇

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

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怵之以慶

賞。鱗之以刑罰。陘與狹同。隘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

陘與狹同。隘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



曰秦地多阨，德藏其民于阨中也。桓與狙同市，習也。戰勝則與之慶賞，使習以為常。鱷藉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藉之，莊子風謂蛇曰鱷，我亦勝我陸德明音義。曰鱷音秋藉也。李云鱷藉也，藉則削也。桓女九翻。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

五甲首而隸五家。楊倞曰有功則賞之使相長，凡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

要一遙翻是最為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長知兩翻

也。數也。四世謂秦孝公、惠文、昭襄王。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

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焦熬之物至脆投石則碎熬五

翻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

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楊倞曰干賞蹈利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

其力而作者無異，未有愛貴其上而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于節義，心不為非之理也。諸

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楊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

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此數國使之危殆。故招延募選隆

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漸浸漬也，言勢詐功利禮義漸染以成俗。漸子廉翻。禮義

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

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謂禮義教化之所齊以詐遇之無不敗者墮讀曰墮

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

使。挹一及翻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

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治直若

義與揖同



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夫音扶下同則勝不勝

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謂之盜

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將即亮翻

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楊倞曰不用疑謀此大知讀曰智行莫大

於無過孟翻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

必也言不可自以為必勝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

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楊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嚴固則

敵不得而陵奪也處昌呂翻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

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曰謂使間諜觀敵欲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

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

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

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言欲為將而惡失權則舍

已之勝筭遷就以逢君之欲矣將即亮翻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

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

是之謂五權夫音扶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

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

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楊倞曰至謂守一凡受命而不變處昌呂翻

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楊倞曰百官軍之百吏也羣

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謂之至臣慮必

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

道



吉楊倌曰言必無覆敗之禍凡有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

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

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

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

曠曠廢也夫音扶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

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將即亮翻將建旗伐鼓以令三軍之

進退死不離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行戶局離力智翻

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

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正令力翻其罪惟均不殺老弱

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楊倌曰服謂不

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不獲

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

也以其順刃者生僚刃者死奔命者貢楊倌曰僚向也謂僚向格

鬪者貢謂取歸命者微子開封於宋微糾暴虐微子

封微子於宋微子本名啓此云曹觸龍斷於軍楊倌曰說

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

苑云桀為天子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

紂當是說苑誤案戰國時趙亦有左師觸龍豈姓名

同乎姓譜曹姓本自顛項玄孫陸終之子六安周武

王封曹挾於邾故邾曹姓也至魏武帝始祖曹叔振

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誦謳

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商周二字恐或倒置楊倌曰竭蹶顛



什猶言旬旬也樂音洛蹶居月翻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

樂之間讀曰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夫是之謂人師扶夫音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王者有誅而無戰城

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

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

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臨武君曰善陳

囂問荀卿曰囂虛驕翻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

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

為爭奪也為爭于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

之也惡鳥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燕

孝王薨子喜立周民東亡義不為秦人取其寶器

遷西周公於憇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

虛器而已班志河南郡梁縣有憇狐聚括地志汝州

外古梁城即憇狐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

州梁縣西四十里秦遷東周所居也梁亦古梁城也

在汝州梁縣西南十五里索隱曰憇狐聚與陽人聚

在洛陽南北五十里梁新城之楚王遷魯於莒而

取其地魯至是而亡莒居許翻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

吳山山上有虞城杜預曰

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妃嫔于虞虞城是也亦韓王

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紀虬翻



入朝魏舉國聽令朝直遙翻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班志雍縣屬扶風秦惠公都之有五時故於此

郊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應劭曰四方積高曰雍凡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雍於用翻時音止

楚遷於鉅陽報王三十七年楚自郢東徙於陳今英之言自陳徙壽春則此時雖徙鉅陽未離陳地也報奴版翻郢以并翻離力智翻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

是為元君更工衡翻元君魏壻也壻女夫妻謂夫亦曰壻旁從女或從士思繼翻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呼

之韓王衰經入弔祠賢曰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經首經象緇

布冠要經象大帶經之言實衰之言實摧痛也衰七雷翻燕王喜使栗腹

約歡於趙姓譜栗姓陸氏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

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長平之敗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五

年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

四戰之國言其四境皆鄰于疆敵四面相戰也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

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羣臣皆以為可乃發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鄆乘繩證翻鄆呼各翻卿秦攻代姓譜卿將

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姓譜將亦

良翻飲於禁翻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使疏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蹴子六翻踢也

將渠

樂閒



受綬音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為于燕師至宋子

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為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鄣敗卿

秦樂乘於代將即亮翻樂乘趙將也戰國策曰樂乘敗卿秦于代當從之敗補邁翻追

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都薊趙人進圍之燕人請和趙人曰必

令將渠處和處昌呂翻處和者主和也燕王使將渠為相而處和

趙師乃解去相息亮翻趙平原君卒卒子

孝文王索隱曰名柱謚法五宗安之日考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冬十月巳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

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姓譜周封夏后

氏于杞非為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一日陳夏徵舒之後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為太后華戶化翻夏戶雅

翻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在濟水之北班志聊城縣屬東郡或譖

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

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因肩翻將即亮翻約之矢謂以書

圍繞束縛于矢也射而亦翻遺燕將為陳利害遺于季翻曰為公

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

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

見辱喟然歎曰與人亦我寧我自亦遂自殺降戶江翻喟丘

貴翻言與其使人加于我寧使我拔刃而自殺也聊城亂田單克聊城用大

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

燕將



富貴而誦于人誦曲勿翻禮記不充誦于富貴誦者喜失節貌予謂此誦即屈伸之屈

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

子順釐請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

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彊其非體自然也子順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則自然也朱熹曰君子成德之名

莊襄王本名異人改名楚考文王之中子也謚法勝敵志彊曰莊

元年呂不韋為相國相息亮翻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

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帥讀曰率聚慈

喻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餘年西周已亡猶幸東周能守其祀東周又為秦所滅則盡不祀矣索隱曰既盡也一日食盡曰既言周祚盡滅無主祭祀

周比亡北必麻翻及也凡有七

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班志河南縣故

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平上居之洛陽周

公遷殷民於此是為成周師古曰穀城即今新安應

劭曰平陰在平城北故曰平陰師古曰平陰河南縣西北十

即平城也杜預志曰穀城在洛州河南縣西北十

入里苑中河陰縣本漢平陰縣在洛州洛陽縣東

北五十里志曰在平津大河之南魏文帝改

曰河陰劉劭曰周帝營所都盤庚德南亳是為西

亳鞏古三伯國周之東周公所居緱氏周大夫劉子

皆屬河南郡緱氏音休之滑國已上七邑漢

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相息亮翻蒙騫伐

韓騫五到翻又五到翻取成皐榮陽榮澤在其南唐屬鄭州初



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

春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即

其地地志卞縣屬魯郡頃音傾

為家人

家人猶今所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

城

班志榆次狼孟二縣並屬太原郡榆次即左傳涂水梗陽之地括地志狼孟故城在并州陽曲縣東

北二十里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

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

吳故墟以為都邑

吳都姑蘇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而吳為墟班志吳縣太伯所邑漢

為會稽郡治所句音鈞踐慈演翻

宮室極盛

春申君相楚楚正弱秦正疆不能為國謀乃營

其都而盛宮室何足道也孔穎達曰爾雅云室謂之宮宮謂之室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

貯物則曰室室之言實也

三年王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齧恨勿翻

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

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今澤州也汲故城在衛州所埋

汲縣之西南三十五里師讀曰率

魏師數敗

數所角翻

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肖

還

信陵君留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

誠門下曰

居誠

拜翻有敢為魏使通者死

為一偽翻

賓客莫敢諫毛

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

魏也

康曰重宜用切余按文義當音輕重之重

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

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一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

卒子恤翻

魏王



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

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將即亮翻皆遣兵救魏信陵

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騫於河外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爲河外晉

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驚五到翻敗補邁翻蒙騫遁走信陵君追至函

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于秦後漢志汝南郡征羌

縣有安陵亭注云即魏安陵君所封地括地志曰馬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爲安陵還從宜翻

又音如字秦使之守管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叔

縮所六翻預曰管國也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

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執節尉信陵君使安陵

君遣縮高欲使安陵以君諭其民以父諭其子也軍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使其漢執節則使且可以專

殺矣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

請之使吏道使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

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

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

喜夫音扶倍蒲妹翻喜許既翻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

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使疏

吏翻之如也往也安陵本魏地魏襄王以封其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

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

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造七到翻安陵君

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

道隘卷之六 莊襄王 七

縮高

安陵君



憲太府魏國藏圖也憲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

不赦有常謂有常法也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降戶

與讀曰頂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

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

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必

反為國禍謂為安陵之禍也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

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劓頸而

死信陵君聞之編素辟舍劓伏粉翻頸居郢翻編古

避曰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

於君請再拜辭罪安陵受封於魏國者也縮高之子不為魏民

逃歸秦而臣於秦為秦守管時秦加兵於魏欲取大

梁安陵儻念魏為宗國縮高儻念其先為魏氏見魏

之危安陵坐視而不救公子無忌為魏舉師以臨之

安陵君則陳太府之憲縮高則陳大臣之義以拒之

雖死不避反而求之可謂得其死乎無忌為之

編素辟舍以謝安陵吾亦未知其何所處也王使

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信陵君殺

上卷周赧王五十六年問古葛翻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

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

矣今力丁翻說式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

未也數所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

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

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朝直送韓王往弔其子榮

魏不能用  
信陵信陵  
亦不自  
其用義  
戰國大  
三人

通鑑卷之六

卷之六

莊襄王

六



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

鄭玄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記曰昔者衛靈公適魯適季桓子

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

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五月丙

午王薨薨呼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

信侯號稱仲父呂不韋封文信侯仲父 晉陽反是

秦攻得晉陽置太原郡未久而秦有莊襄王之喪故反

始皇帝上諱政莊襄王子也王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故自號曰皇帝欲

傳世以一至萬乃除謚法號始皇帝

元年蒙驁擊定之擊定晉陽也 韓欲疲秦人使無

水利

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

間古莧翻班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開頭山東至馮翊陽陵縣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淮南子曰

涇水出薄落之山華戎對境圖涇水上接蔚茹水南流至笄頭山西折而東流逕原州涇州界又東流逕

邠州乾州之北又東南流至雍州涇陽縣而合于渭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夔之東仲山也開輕烟翻蔚紆

勿翻笄古兮翻雍於用翻夔祖紅翻 並北山東注洛並步浪翻師古曰

水程大昌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來始有洛水所謂洛者班志云源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今按其

木自入塞後歷鄜坊同三州始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是也漢懷德唐同州朝邑縣是也漆

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沮水自邠州東北來洛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所謂洛即

漆沮者言其本同也沮七中作而覺師古曰中作謂

余翻鄜音膚邠彼中翻 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

竟也覺露也 韓之謀露也



秦有手段

收巴蜀以

廣地溉開

中以滋田

用鄭國亦

不疑誰能

有此

通鑑卷六

秦紀一

始皇

六

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臣為子傷

也翻終注填闕之水溉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師古曰注引也填闕謂壅泥也言引於濁之水灌

佐曰古者百步為畝秦漢以降即二百四十步為畝

闕讀曰於音於據翻焉與濕同音思積翻鹵也鹵亦

作涵音即關中由是益富饒饒有餘

古翻鹹鹵二年庶公將卒攻卷索隱曰庶邑名庶公史失其姓

字卷達員斬首三萬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

繁陽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

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

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

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

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

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

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

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數所角翻復扶

翻令力丁翻被皮義趙王以為老遂不召郭開之間

翻上時掌翻矢糞也仇也其讒殺李牧則好貨耳讒人罔極其禍

國可勝言哉間古覓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楚人陰

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于

壽春將即亮翻壽春縣漢屬九江郡唐為壽州治所

始皇六年楚方徙都壽春史終言廉頗之事也



三年大饑五穀皆不熟為大饑

蒙騫伐韓取十二城騫五到翻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班志武遂縣屬

屬廣陽國後漢志作方城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將

即亮翻燕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

李牧

匈奴秦置雁門郡在代郡西南匈奴淳維之後本夏

邊又樂彥括地譜曰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

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

曰獯維是其始祖葷與獯粥是一也獯許云翻粥音育

檢翻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康曰

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帥得稱府故曰日擊數

牛饗士習騎射孔穎達曰古人言騎者當是周末時

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下九事章云古

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

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揮夷牟黃帝臣是

多間謀塞上置候望之地邊有警則舉烽漢書音義

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燔有難則焚烽主晝

翻纂要筭浙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

燧主夜間謀者使之間行以伺敵觀其變動也間古

莫翻謀達協翻著直畧翻枯吉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

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將即亮翻趙王讓之讓責李牧如故王怒使



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畜許竹翻養也史記正義許又翻又音蓄聚也失亡邊不得田畜文說

王復請李牧杜門塞門李牧復扶李牧杜門以拒絕李牧曰必欲

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杜門塞門來者彊其

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

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言屢賞

之以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

萬三千匹車騎皆選其堅良者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

曰能禽敵殺將者賞百金將即亮翻穀者十萬人穀古侯翻張弓也索隱曰穀謂能射者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

以數十人委之委弃也委之於敵也作音羊單于聞之單于匈奴

班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大率眾來入李牧

多為奇陳陳讀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

萬騎滅襜褕如淳曰襜褕胡名在代地班書作澹破

東胡東胡其後為鮮卑烏丸服降林胡如淳以澹林

觀之似是兩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近其先

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先悉秦自隴

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獯之戎班志緜諸道屬天水郡

道括地志緜諸城在秦州秦嶺昭曰緄戎春秋以為

觀十七年省秦嶺入清水縣章義曰緄戎春秋以為

犬戎師古曰混云夷也史記正狄同班志隴西郡有

狄道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天水郡有獯道



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  
三十七里獮戶官翻  
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

烏氏胸衍之戎  
班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師古曰此漆水

在新平後漢志扶風漆縣有漆郡治漆縣班志義渠道屬北地

州地又班志馮翊臨晉縣古大荔城括地志唐寧慶二朝邑縣東三十步故

王城即大荔王城也宋白曰同州馮翊縣古大荔城

在今州東三十七里朝邑縣界故王城是也荔力計

翻班志安定郡有烏氏縣括地志烏氏故城在涇州

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胸衍縣括地志鹽州

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應劭曰胸音煦師古音

香于翻康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

戎重谷諸戎居之春秋謂之山戎大山各分散居谿谷

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

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

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

隴西北地上郡隴西唐渭州洮州河州之地北地唐

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五原

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鄴道元曰余按

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

志云朔方郡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志之僻

也陰山在河東南斯可矣漢郎中侯應曰陰山東西

千餘里單于之苑圍也孝武出師攘之于漠北匈奴

過之未嘗不哭則此山蓋在沙漠之南也括地志陰

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杜佑曰今安北府北山是

也安北府治中受降城地志朔方郡臨戎縣北有連

秦趙燕三  
築長城以  
拒胡



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名曰高關水經注  
 河水自崧渾縣東屈而東流逕高關南關口有城跨  
 山結局謂之高關戍劉昫曰高關北拒大磧口三百  
 里杜佑曰高關當在豐州河西厥九勿翻降戶江翻  
 窳以主翻渾戶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史記正義曰雲中故城趙雲中  
 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秦漢之雁  
 門代郡皆在句注陘之北唐之雲翔蔚新武州即其  
 地也若唐之代州雁門郡惟崞繁時二縣漢鴈門郡  
 之舊縣其雁門縣則漢太原郡之廣武縣也五臺則  
 漢太原之慮虎縣也句音鈞陘音刑蔚紆其後燕將  
 勿翻崞音郭時音止師古曰慮虎音盧夷其後燕將  
 秦開為質于胡姓譜秦本顓頊後子嬰既滅支庶為  
 來尚矣燕因肩翻將即亮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  
 質音致父音甫莖儿隱翻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  
 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  
 陽地名在上谷余按漢書所謂上谷之斗造陽是也  
 杜佑曰晉太康地志自非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

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麟州銀城縣史記燕築  
 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  
 是史記正義曰上谷今媯州王隱地道志曰郡在谷  
 之頭故以上谷名焉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燕因  
 肩翻媯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漁陽唐  
 居為翻州北平唐平州遼東其地在大遼水之東  
 唐嘗置遼州又嘗為安東都護府治所及戰國之  
 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騫伐魏取暘有詭暘徐廣音場索隱音暢類篇又直亮翻仲郎翻

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質音致

七月蝗疫蝗子始生曰蠧翅成而飛曰令百姓納粟

千石拜爵一級魏安釐王夢子景湣王立釐讀曰僖湣讀

閔日

納粟月曾

通鑑卷六 秦紀一 始皇



五年蒙騫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

城騫五到翻括地志酸棗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十

五里索隱曰燕虛二邑名春秋桓十二年會于虛

郝王四十二年黃歇說秦王曰拔酸棗虛桃按今東

郡燕縣東三十里有挑城虛蓋與挑相近括地志南

燕城古燕國滑州胙城縣是也桃虛在濮州雷澤縣

東十三里燕烏田翻虛如字班志長平縣屬汝南郡

括地志在陳州宛丘縣西六十六里班志雍丘縣屬

陳留郡故杞國也雍於用翻史記正義曰地理志河

內郡有山陽縣余考之上下文此非初置東郡初

劇辛在趙與龐煖善報王三年劇辛自趙適燕劇竭

匈奴版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

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

數所角翻將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

亮翻易弋政翻

殺劇辛取燕師二萬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以發

合從伐秦事

從子容翻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從子容

兩春申君用事取壽陵徐廣曰壽陵在常山史記正

秦取壽陵至函谷則壽陵不在新安宜至函谷秦師

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

益疎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史記正義曰觀音館



不攻楚何也秦踰鼂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劉昭曰江

古冥阨之塞也史記正義曰鼂阨之塞在申州張守節曰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平靖關蓋鄆縣之阨塞

括地志曰石城山在申州羅山縣東南二十一里古冥阨塞鼂音盲康彌充切非也阨音厄又於責翻

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背音蒲今則不然魏

旦暮亡不能愛許鄆陵鄆於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

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于是去

陳徙壽春命曰郢郢以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相

亮秦拔魏朝歌朝歌紂都衛康叔所封也及衛濮

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班志野王縣屬河阻

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即夏姬也夏戶蒙驁

卒驚五到翻 卒子恤翻

八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蒲晉公子重耳所居邑也班志蒲

垣城漢縣治本魏地王垣在絳州垣縣西廿二里

蒲故城在隰州蒲縣北四十五里垣于元翻重直龍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雍雍於巴酉

王冠冠古帶劔 楊端和伐魏姓譜周宣王子尚父

侯後并於晉因以為氏又晉大夫楊食我食采取衍

氏史記正義曰衍氏初王即位年少少始太后時

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已乃詐

記民事詳

通鑑卷六

秦紀一

始皇

三



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

師古曰嫪居蚌翻許慎郎到翻康盧道切

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

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人者甚衆王左右有

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

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斬年宮

班志斬年宮秦惠公所起在雍括地

志在岐州城西故為亂

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

發卒攻毐

相息亮翻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

秦有夷三族之罪張晏曰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曰如說是所謂參夷之誅也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

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葦陽宮

葦陽宮秦文王所起水經註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葦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後漢志甘亭在扶風郿縣葦音倍

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

四支積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

斷丁管翻齊客茅焦上謁

請諫

姓譜周公之子封于茅其後以國為氏又有茅戎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鴻謂猶今之荆也上謁者通名而求見也上時掌翻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

若汝也

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經星也日月五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亢音剛觜即移今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

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

使疏翻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

邑子同邑之少年也王大怒曰是人

養



也故來犯吾趣召饒烹之趣讀曰促饒胡郭是安得

積闕下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沫莫曷使者召之

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

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

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

蔡邕獨曰陛下階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稱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

羣臣貴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以告之因甲以達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之類斷丁亂翻

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悖蒲妹翻又

孟翻不自知邪邪音邪車裂假父謂嫪囊撲二弟以囊

下回人撲而殺之撲弼角翻又普卜翻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

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

下危之雍於用翻行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質與

職日翻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質同

鐵權也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

受事者受所受之專也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

患之求婦人宜子者甚眾進之卒無子卒子趙人李

園持其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

為春申君舍人已而謁歸謂謁告故失期而還欲以

申君之問也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

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謂已入聘

還從宜翻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



不望也  
朱英

通鑑卷六  
疏史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娠音李園使

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

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周赧王五十三年楚以春申君為相至是二十餘年

說式芮翻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人謂死後彼亦各

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言非

此而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

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

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

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

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謹舍者別為

奉衛甚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

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

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

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史記正義

不望而今君處無望之世正義曰謂生死無事無望

之主正義曰謂喜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正義曰謂

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

名相國其實王也相息王今病且暮薨而君相幼

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長知兩

曰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



國而君之仇也。左傳曰怨耦曰仇蓋取此義治直之翻不為兵而養死

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

此所謂無望之禍也。薨呼肱翻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

耶中。班書百官表郎掌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

侍郎郎中韓信曰吾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益戰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

望之人也。為下偽翻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

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

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史記正義曰棘

門壽春城門名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俠讀口夾蓋夾而刺

隊亦曰夾轂投其首於棘門之外于是使吏盡捕誅

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楊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

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八年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相息亮翻文信侯國於河南洛陽

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耳。謂

說以間秦之君臣為于偽翻間古覓翻請一切逐之于是大索逐客。索

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

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

豹公孫支於晉。上時掌翻史記戎王使由余使於秦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

李斯



范睢大誤  
疆場可逐也

受而說之，乃歸由余。由余諫戎王而不聽，穆公使人要之，由余遂去。戎降秦，穆公用其謀伐戎，并國十二，開地千里。晉獻公滅虜，虜其大夫百里奚，以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穆公贖之。於楚，授以國政，奚薦其友蹇叔，穆公使人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晉惠公殺其大夫丕鄭，其子豹奔秦，穆公用之。公孫支于桑也。余使疏吏翻遺于季，翻說讀為悅，要一。并國二十。遂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疆公室，杜私門。事並見前治直吏翻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夫音扶色也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秦謂民為黔首，黔其廉翻，黧黑也。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齎盜糧者也。藉慈夜翻，假也。借也。齎子翻，持遺也。或為資義，亦通。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班志：京兆新豐縣秦之驪邑，古驪戎國也。驪山在更音如字。又音衡，翻。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

秦者若紫  
諸侯若商  
樓



卒兼天下

卒子恤翻遺于季翻刺七亦翻又七賜翻將即亮翻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

史記正義曰按燕無狸陽疑狸字誤當作漁陽故城

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燕漁陽郡城也趙東界至瀛州則檀州在北趙攻燕取漁陽城也康從本字力之切余謂康首是戰國策燕昭王攻齊陽城及狸陽意狸即狸陽也其地當在齊燕境上燕因肩詡兵

王翦

未罷將軍王翦桓齧楊端和伐趙

言伐燕之兵未罷而秦兵來伐也姓

請桓本自姜姓齊桓公後因謚為氏余按齊桓之前有周桓王魯桓公晉有桓莊之族而以姓桓者為祖齊桓亦不通矣斷丘奇 攻鄴取亢城王翦攻闕與轅

闕於曷翻與音預又音余徐廣曰轅音老在并州郡地今之遼州也據 桓齧取鄴安陽

鄴縣有安陽城曹魏置安陽縣十三州志轅當音遼 趙悼襄王薨

屬魏 子幽繆王遷立 繆其母

倡也

倡音昌妓女也

嬖於悼襄王

嬖甲義翻又博計翻

悼襄王廢嫡子

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為遷亡趙張本行下孟翻

文信

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

使疏王

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

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

鳩鳥出南方噉蝮蛇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酖直禁翻

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

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操七刀翻嫪居蚪翻

改翻



楊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

雄乎

穿穿壁窬穿穿牆窬音諭又音俞

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

擔亦作僨

齊人名小罌為僨音都濫

未見維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發關東四

郡兵也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

齮丘奇翻又去倚翻敗補

邁翻將即亮翻扈夏有扈氏之後音戶輒陟涉翻後漢志魏郡鄴縣有平陽城括地志平陽故城在相州

臨漳縣西二十五里史記正義曰平陽戰國時屬韓後屬趙若據正義所云則以此平陽為河東之平陽

非也當以後漢志括地志為正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

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

復扶又翻括地志宜安故城在常山藁城縣西南二十五

里肥下即班志真定國之肥累縣春秋肥子秦師敗之國括地志肥累故城在藁城縣西七里

績大崩曰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為武安君

還從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後漢志魏郡鄴縣有武城史記

正義曰即貝州武城縣外

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

臣使韓非來聘

古者列國之分天子比年一大聘璽斯氏翻

韓非者

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澹術之學

班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

罰以輔禮制鼂錯為申商刑名之學言人主不可不知術數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

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公孫弘曰擅殺生

之情偽罪見於上謂之術與錯所言同澹古法字龜見古朝字錯于故翻瓚藏旱翻塞悉則翻見賢遍翻見

韓非



著書

韓之削弱數以書于韓王數所王不能用於是韓非

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治有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

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

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

篇十餘萬言白孤憤至說難皆韓非子篇名索隱曰

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者韓非子有內外儲說篇內

儲者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制之在已故曰內也外

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為于篇翻使說式芮翻今秦地

春申君韓  
公子皆能

文章不卑  
宗國其死

皆有天道  
焉

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

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

舉而天下之從不破從子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

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燕因肩翻

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

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

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為子今王不用又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

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下遐稼翻治直之翻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歿矣



舍得官然  
後做得事  
舍得命然  
後割得官

楊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歿乎說

難敢問何反也知說之難而卒死于說是何其所行與所言反也說式芮翻難如字

卒子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

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確堅也言

自信之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

曰非愛說之不合夫音扶此非指韓非子之名非邪此非是非非邪音

耶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

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謂欲亡韓以售其言罪固不

容於死矣言死猶有餘罪也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

孟番吾遇李牧而還番音婆又音盤還從宣翻又音如字秦軍畏李牧不敢戰而還

趙之所恃者李牧而卒殺之以速其亡初燕太子丹嘗質于趙與王

善王之父異人質於趙生王於邯鄲王即位丹為質於秦質音致王不

禮焉丹怒亡歸為丹遣荆軻刺秦王張本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此漢南陽郡之地時秦楚韓分有之九月癸卒受

地於韓魏人獻地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

陰史記正義曰樂徐在晉州平陰在汾州余謂上書代地震則樂徐平陰皆代地也烏得在晉汾二州

界水經註徐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大嶺下東北流

逕郎山入北平郡界意樂徐之地當在徐未左右又



代郡平邑縣王莽曰平湖十三州志平湖城在高柳南百八十里水經註曰代郡道人縣城北有潭淵而在此湖之陰也樂意當音洛

臺屋牆垣大半壞地

坑東西百三十步毛晃曰四方而高曰臺垣于元翻坑斥格翻說文裂也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史記本紀作內史騰書百官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余按秦內史兼治漢三輔之地始皇并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其一也

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韓至是而亡潁川郡韓地也韓自平陽徙都河南新鄭韓景侯又自新鄭徙都

陽翟秦滅韓遂以為陽翟縣為潁川郡治所

華陽太后薨華戶化翻趙大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史記正義曰上郡上縣今綏州是也余謂上地以其地在大河上游凡上郡抵西河之地皆是也應劭曰井陘在常山郡井陘縣西唐謂之士門將

即亮翻又音刑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端和即楊端和此逸楊字趙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雙甲義翻

又博計翻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

聚代之姓譜顏姓本自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又郭武公名夷字曰顏故公羊傳稱顏公後以為氏將即亮

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

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

鄆虜趙王遷趙至是亡邯鄆音寒月王如邯鄆故與母家有仇

怨者皆殺之王母邯鄆美女也事見上卷還從太原

上郡歸還從宜翻又音如字太后薨肱翻王翦屯中山以



臨燕中山春秋之鮮虞也戰國時為中山國趙滅之

以其地為中山郡水經註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唐之定州即其地也燕因肩翻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犇代帥

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

上谷上谷燕地秦置上谷郡唐易州媯州之地括地志上谷郡故城在媯州懷戎縣東北百一十里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郝音釋康曰呵各切三月郝

庶兄負芻殺之自立魏景湣王薨子假立湣與同

燕太子丹怨王怨王之不禮也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居

三晉南連齊楚北媯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

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令力丁翻康曰惛音昏恐丘用

罪亡之燕姓譜周宣王封太子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於樊後因氏焉太子受而

舍之舍如字館也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

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

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命卒謂命

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

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

聽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楚國本曰荆此蓋楚未甲

盡也丹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卒子恤翻願更慮之鞠武曰夫

翻余謂然字句絕言鞠武之計頃之將軍樊於期得迂遠使人悶然恐如字須待也

翻余謂然字句絕言鞠武之計頃之將軍樊於期得迂遠使人悶然恐如字須待也

翻余謂然字句絕言鞠武之計頃之將軍樊於期得迂遠使人悶然恐如字須待也



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

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

困於兵燕因肩翻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從子容

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

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燕丹於禮致荆軻之初

初說所以事不成要之戰國之上皆應曹沫之故智

若蘭相如會秦上毛遂結從於楚之類是也沫音未

亦讀曰刺刺七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

相疑以其開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

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

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開古兇翻及王翦滅趙太子

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

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

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

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

幽州南界唐會要涿州新城縣太和六年置王秦王必說見臣說讀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

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

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

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

臣

凡以身輕  
許人者其  
事必不濟



死何以見  
樊將軍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撰其胸

撰張鳩翻索隱曰撰謂以劍刺其胸也

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

燕因翻樊於期曰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

索隱曰切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腐音腐腐

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

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

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

刎扶粉翻盛時征翻太子豫求

天下之利七首使工以藥焮之

焮忽潰翻索隱曰焮焮也謂以毒藥涑劍

鏑也水與火合為焮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七首試人人血

出纒足以濡濡絲縷便立死也康曰乃裝為遣荆軻

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第六

文政戊寅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